

東南亞一年來局勢的變化與展望

羅石圃

東南亞局勢，在上年度變化之大，較一九七五年印度三邦相繼變色時尤有過之，當時非共國家面臨着共黨勢力內外進逼，在驚濤駭浪中已人為刀俎，雖為了乞求「和平共存」，一再表明願與赤色鄰邦修好而不可得，誰知未及三年，這些共產政權，由於互相殺伐，形成彼此不共戴天，反而展開了拉攏「東協」國家的競爭，何以致此？未來的發展如何？都是值得我們探討的。

一、越棉共戰爭揭開了一年變局序幕

一九七八年的東南亞局勢，由越棉邊境之戰揭開了變化的序幕。金邊電臺，於前年的最後一天，一面宣佈越共出動六個正規師的陸軍，在坦克飛機與重砲的協同下，於十二月廿九日，沿一千二百公里長的邊境向高棉全線進攻。其入侵的地區，包括來塔那利亞、桔井、磅湛、波羅勉、柴楨、茶膠和貢不，深入棉境數十公里；一面發表與河內斷交的公報。①此項消息，已引起舉世注目，尤其東南亞國家更加震驚。不過一般尚認為雙方將以談判恢復和平，因為金邊發表的公報中，僅稱與河內暫時斷交，便是欲留了和談餘地。何況中共與蘇俄亦不能聽任其所培植的越棉共政權互相殘殺，自當出面調停。

誰知莫斯科既公開指責棉共不斷向越邊挑釁，乃出自中共的教唆支援；而北平的宣傳機器，亦祇着重於棉共的一面之詞。至周恩來的未亡人鄧穎超，以「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身份，率同副外長韓念龍等訪棉，觀察家均認定此為和平之行，對棉越共的兵爭，將可啓開和談之門。不料她在金邊反而附和棉共譴責越共蓄意侵略高棉，並沒有任何斡旋和談的表示，是其此行任務，祇是爲了探詢金邊作戰之需要，表明北平支援的決心，已很顯明。

越棉共的邊境之戰，自金邊與西貢變色的當時即已開端。西方記者從南越實地採訪所作的報導：即指出河仙、朱篤及西寧，經常遭到棉共突擊隊的進攻。因為這些地區，都是南越叛軍的基地，造成越共防軍無法編組民衆建立民防，而棉共突擊隊，在中共游擊戰專家的指導下，乃以廿四人爲編組，隨時可以結合爲一個團的兵力，採取「敵分我合，敵合我分」的機動戰術，加上與南越叛軍的裏應外合，以致越共邊防部隊防不勝防，這便無怪蘇俄「真理報」譴責棉共向越邊挑釁，爲出於北平的教唆支

註① 香港「星島日報」、一九七八、一、一、一版。

援。^②

南越湄公河三角洲——亦即河仙、朱篤的所在地，爲華人集居之區，當年所以成爲「南解」窠巢，顯然是得到了北平的從中協助。至河內統一南越，親北平的「南解」反河內勢力已與反共勢力合流。按西貢變色前，毛匪即警告河內：「如果反帝不反修，越南將有第二次革命」^③——這顯然在表示北平將指使「南解」反對河內親俄政權，亦可見南越的反叛勢力能與棉共突擊隊應外合，乃由中共伸入的黑手所促成。越共出動重兵，公然侵入棉邊，打擊棉共，即無異打擊北平。而莫斯科的指責，正表示了對河內的撐腰。所以越棉共戰爭的序幕一經揭開，便顯示了共產集團的內鬪趨勢與規模，勢必與日俱增。

二、北平與河內化友爲敵

在越棉共戰爭公開擴大後，中越共邊境的情勢亦日漸緊張，除彼此都增兵佈防而外，且展開揚聲器之舌戰，及將大部份邊境列爲禁區，大有戰爭一觸即發之勢。至上年四月，越共突然宣佈提前取消私營工商企業，對西貢及堤岸經營工商的華僑華人，在一夜之間，出動軍警驅迫他們掃地出門，因而導發了南越華人的大逃亡潮，中共則以護僑姿態，一面嚴厲譴責河內迫害華僑；一面在雙方鄰接地區設立歸僑接待站，並利用難僑之口，大肆控訴越共仇視華僑，藉以宣揚越共的殘暴及恩將讎報。

中共在大張旗鼓接待逃出越南的難僑同時，並以越共拒絕它在西貢設立領館爲理由，宣佈勒令越共設在廣州、南寧及昆明之領館一律關閉，且立即中止對越共的一切經技支援，限令所有在越南的技術員工，一律撤回。接着派出船舶分別開赴南北越港口接僑。惟以雙方對華僑華人身份的鑑定各有不同標準——河內認定已經申請加入越籍者即爲華裔越南人，北平無權干涉；中共則堅持吳廷琰政府時代強迫華僑入籍，它已有不予承認的聲明在先，所以這些被迫而入籍者，仍須視爲華僑——致使談判僵持，並使中共的接僑船舶未能靠岸即空載而回。至此，華僑問題所興起的波浪，益加形成雙方對罵的狂瀾。^④

從越共而言，當南北越統一後，河內之所以在南越允許私營工商業繼續存在，與北越祇有國營，公私合營及合作社的三合一經濟制度不同，顯然是爲了吸引內外資金，以便挽救瀕臨崩潰的經濟，然而值此大力爭取投資之際，越共又何以突然將此項政策改弦更張？主要是由於南越的工商業者都操在華僑手中，這便不能不相信中共所指責的，河內此舉，乃以殘害華僑爲目標。不遑消滅私人資本——迫使私營工商業者掃地出門，中共在統治大陸初期即已雷厲風行，河內在北越亦早已依此典範實施，北平且派有顧問爲其策劃指導，受害最大的，亦爲廣大華僑。至河內在南越翻版，中共又爲何因護僑而不惜與越共化友爲敵？可見其所謂護

註② 「赤色高棉情勢的管窺」，本刊，十七卷、一期。一九七七、十、十，拙著。

註③ 江青對中共外交人員講話。

註④ 「中共與越共關係之觀測」，本刊，十七卷、九期、一九七八、六、十，拙著。

僑祇是別有居心。

我們有跡象可以看出：北平在越南僑社的黑手，已指使僑商直接間接對叛軍有所支援，這從河內所公佈的鼓動華僑逃亡者的供詞中即可窺見，再就南越受害華僑的逃亡路線而言：在初期有不少人捨距離咫尺的自由國家而不投奔，竟不惜迂道經北越而逃赴大陸，仍然投入另一鐵幕。同時家產早被清洗的北越華僑，亦同時掀起逃亡潮。這都不能不使人相信河內所謂北平早在越南僑社建立其第五縱隊的指控，並非虛言，^⑤也顯示中共爲對付偏向蘇俄的越共政權，確欲支援南越叛亂勢力，及指使華僑從經濟戰線進行破壞並與棉共突擊隊裏應外合，均早有預謀。至於藉護僑而掀起的狂瀾，並停止對越共的所有援助，及造成雙方邊境的劍拔弩張，又都在藉以牽掣越共對高棉的進攻。

三、寮國變亂的經緯

由越棉共之戰而擴張的局勢變化，並不止於中越共的公開反目成讎，首先殃及的，是處在夾縫中的寮國。此一小邦，自永珍變色後由河內建立其傀儡政權以來，隨即叛亂風起雲湧，除右派反共武裝而外，先前的中、左兩派以至寮共部隊中的民族派，也都紛紛揚起了反永珍傀儡政權的大旗，且已形成了與右派反共軍合流，彼此分進合擊，首尾相應，至於親北平的寮共，不僅始終以豐沙里爲基地，且由中共所築的滇寮公路沿線都駐有防軍，使寮北早已成了中共的禁巒，誰也不能染指。

惟自上年以來，此一情勢便已風雲詭變，先有河內派出的兩個正規師入寮平亂，以圍攻龍政山區的苗族叛軍及清剿永珍附近叛軍爲重點，除以陸空聯合，步砲及坦克協同而外，且不惜使用毒氣對付苗軍，迫使他們紛紛逃入泰國。但據外電報導，寮南叛軍無分左右或中立立場，都有獲得北平補給的跡象。^⑥其後由河內電台透露：寮國苗族反共軍領袖汪保，居然出現於北平。^⑦這位居住美國，但仍然遙遙指揮國內苗軍繼續武裝反共的苗將，如果真的到了北平，則不僅表示中共向寮國輸出戰爭已不分立場，且對擊敗永珍的河內傀儡政權，與美方亦有默契。

寮國局勢發展更發人深省的，爲上年秋間，中共駐防寮北的部隊一萬六千人，突然自動放棄其盤踞已有十六年之久的基地，全部撤回雲南，永珍既無法抽調部隊填防，便祇有再由河內增派一師兵力進駐滇寮公路沿線地區^⑧，越共先前駐紮寮國的兵力，除胡志明小徑所經過的寮東，至少有一個師而外，在通過瓦瓶平原的十九號公路沿線，亦駐有一師人，其任務在阻止中共經由

註⑤ 「美聯社」曼谷電，一九七八、七、廿二。

註⑥ 「寮國的反越叛軍」、「合衆社」特稿，新加坡「南洋商報」譯載，一九七八、八、廿二、十六版、磊暉譯。

註⑦ 「法新社」香港電，一九七八、八、廿九。

註⑧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六、十八、一版。

所築的滇寮公路，從猛綏轉入十九號公路以切斷胡志明小徑，並可直搗奠邊府。這是它原先駐在寮國兩個師始終不能抽調的苦衷。

至去春爲替永珍遏阻內亂，以便挽救其搖搖欲墜的傀儡政權，又不得不增派兩師兵力入寮，使河內爲維護此一附庸國家所使用的總兵力，已增至四個正規師；而其繼續增兵入寮北填防，最低限度亦不能少於一個師，故寮國所拖住越共的總兵力，便已達到了五至六萬人，再加上中共沿滇桂與越北邊界所陳的重兵，隨時隨地都有挑釁行動，河內所增的防軍，自不能不旗鼓相當，至於中共利用華人在南北越所興起的示威暴亂，亦迫使越共增加平亂與維護治安的部隊。在此情勢下，越共用於越棉戰爭的兵力，乃大受限制，這便說明了寮局的變化，也是由越棉之戰的延伸而形成。

很顯然，北平對棉共抵禦越共的大軍壓境，在支援上，儘管源源供應武器及各種戰略物資，並代建可供噴射機起落的機場，及由金邊直達磅遜港的鐵道，但因高棉全人口已不及五百萬^⑥，武裝部隊亦僅有八萬，欲使其兵力增加到能够與越共入侵的兵力相埒，中共對此則愛莫能助，其所以造成大陸與北越邊境的全線緊張，及寮國的叛亂擴大升高，尤其在寮北以自動撤軍而拖住河內一部份兵力，都具有圍魏救趙以牽掣越共攻擊棉共之居心。

以中共在寮北經營的年深月久，及當地居民大都由雲南遷移而來，對中國軍隊駐紮，無論是抗戰期間的遠征軍，及雲南變色後的反共軍，以及其後的中共部隊鏢入，却一律視爲理所當然，對寮軍反有格格不入之感，以致寮共不能不由中共一手卵翼的寮共發部割據此一地區。自越共派兵接防後，當地民族的反抗，以及退入滇邊的寮共武裝隨時突襲，其所造成的內外夾擊，必將使越共駐軍疲於奔命，這也是中共爲支援棉共而分散越共戰力的另戰場。

四、泰國獲得空前安定的來由

與棉寮兩國壤地相接的泰國，在東南亞自由國家之中，是共產集團因越棉戰爭公開分裂後雙方都要爭取的首要目標。北平對泰棉邊境的武裝衝突，不僅自告奮勇表示願爲調人，且於克良薩接掌政柄後，迅即激其訪問北平。至上年四月克氏訪平回泰不久，泰棉雙方亦即以玉帛化干戈，顯然是得力於中共的從中斡旋，此不但可以讓金邊集中兵力以對付越共，且可拉攏曼谷及「東協」國家加入其反霸陣營。鄧小平的應邀訪泰，在其十一月動程之前，又獲得了新馬當軸的邀請，乃使此行包括了泰國與大馬及新加坡；再加上李先念的四月間訪菲，都是爲了擴大反對俄越勢力而爭取「東協」國家。

泰國與高棉具有歷代的重重恩怨，自高棉獨立後，一直都是爲邊界之爭而經常斷交，施亞努在執政時期，且曾號召國人誓必將泰國人斬盡殺絕。至高棉變色，曼谷雖一再示好，意圖與此赤色鄰邦和平共存，但都未能阻止棉共武裝公然越境支援泰共叛亂

^⑥ 高棉總人口在戰前原爲七百萬，至一九七六年喬森透露，僅剩五百萬人。

，不過泰方所採的對策：爲支援棉人反共武裝在棉境山區游擊，使棉共無法在其邊陲替泰共建立武裝基地^⑩。至越共攻棉，迫使金邊不得不接受中共的調解而恢復泰棉邊境的和平，但曼谷亦明知金邊對它所展示的祇是暫時笑臉，越棉戰爭一旦結束，棉共武裝又將向泰邊捲土重來。

泰國雖對棉共政權懷有幸災樂禍之意念，但對越共的可能席捲高棉，又不能不憂心忡忡。因河內如在金邊建立其和永珍同樣的傀儡政權，並進而實現胡志明的赤色印支聯邦計劃後，泰共亦將在河內大力支援下，佔據東北十六府成立另一赤色政權。所以克良薩訪平，及邀請鄧小平訪泰，便是爲了探討中共如何支援棉共？使高棉不致成爲寮國之續，至於北平能否斬斷對泰共叛亂的支援？在曼谷領袖的心目中祇是次要。

很顯然，曼谷與北平的關係，在上一一年內似已進入高潮，從四月到十月，泰國便有卅四個代表團訪大陸^⑪。這對越俄，可說是一極大威脅。不過它們所採取的對策，也是展示與北平同樣的笑臉，而其爭取的行動，又是步步搶先。

由越俄控制下的寮共，自奪得政權後對泰邊的挑釁，及公然支援泰共的咄咄逼人，較棉共尤有過之，惟在中共表示願爲泰棉衝突的調人及棉共尙未息鼓收兵時，寮共即已先行與曼谷恢復友好和平。這固然是爲了換取泰方解除對它的物資封鎖，及不再支援寮國的叛亂勢力，但在另一方面，更是爲了爭取「東協」，李先念訪菲，克良薩訪平，雖都在表示中共支持「東協」以東南亞爲和平中立區域的概念，而越南副外長范憲遍訪「亞西安」國家，則不僅聲明河內支持「東協」所標榜的東南亞和平主張，且建議擴大組織範圍，以便越寮加入。

正如北平所指的，范憲此行，在兜售蘇俄所炮製的「亞安體系」，企圖將「東協」納入彀中，而使其變質。「東協」年會雖經深入探討，決定此一區域組織，斷不捲入共產集團爭執的漩渦，然而俄越與中棉共並未因此而放棄其爭取「東協」的笑臉攻勢。莫斯科在其駐泰大使館發表支持「東協」的公報後，又派遣副外長費留賓訪問「亞西安」成員國家，除表示贊同此一區域組織所主張之和平中立區而外，且願意援美、日、澳、紐及歐市前例，給予經技支援，將其前此對「東協」攻擊得體無完膚的立場完全改變。

在此同時，越共總理范文同亦率領龐大代表團訪問「東協」五國，時間既搶在鄧小平之前，且亦以泰國爲首站。泰國與越南在距離上最接近，但在越戰期間敵對最爲尖銳，雙方的懸案亦最多。然而范的到訪，對泰國視爲泰共淵藪的先期越南難民，既概允經由談判安排遣送回越；對前西貢政府軍官於變色前夕駛入泰國的機艦，亦斷然應允不再索回，使所有懸案，幾乎都迎刃而解，尤其范在曼谷記者招待會上，毫不含糊地表明斷絕對泰共的一切支援——包括河內政權與黨及民間都是如此。^⑫更使泰國朝野

註⑩ 同註②

註⑪ 香港「華僑日報」，一九七八、十一、四、三版。

註⑫ 「范文同訪泰後的泰越關係展望」，本刊，十八卷、二期、一九七八、十一、十、拙著。

都喜出望外。范在其後訪問馬、新、印（尼）、非時，對各國共黨，亦有此同樣切斷支援的表示，這與北平和馬、非、泰建交後，對各該國共黨叛亂仍然公開支援，並聲言：「政府與政府的友好，並不能影響黨對黨的國際義務」等言行相較，自更多贏得「東協」各國朝野的歡迎。由此可見范文同的「東協」之行，雖並未達成推銷「亞安體系」的使命，但對鄧小平在繼後到訪，已發生了阻礙作用。

五、中共在「東協」與俄越的角逐

鄧小平於十一月初展開其東南亞之行，除泰國是最早的邀請地主國而外，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都在接納了范文同的訪問後，始對他發出邀請函。這固然是爲了表明「東協」的等距離外交立場，但亦有藉雙方爭相拉攏而使其放棄支援叛亂和輸入戰爭的用意。新馬兩國對北平堅持繼續支援其各國造反夥伴的立場，更企望借俄越的示好而促成其對此有所變更，故對鄧就訪泰之便而有意造訪，亦都表示歡迎。

鄧在泰國雖仍表示不放棄支援泰共叛亂的立場，但對拉攏泰國協助北平援棉，則已有某些收穫，這從曼谷允許中共飛往金邊的軍機經過泰國領空一事，即可窺見一二，另據泰國最高統帥乃森上將指出：鄧克會談，有包括雙方軍事合作之可能，不過曼谷雖十分關切金邊的安危，但斷沒有出兵援棉阻越之理，其所謂軍事合作，顯然是指一旦越寮出兵攻泰，中共在越寮邊境的部隊，可能與泰國首尾相應，俾能發生牽制作用。

對如何維護棉共，使其不致被越共吞噬？曼谷對北平雖會暗中表示關切，但亦決不致不顧「東協」堅持的中立立場而公開反霸，這從雙方沒有發表聯合公報，及鄧對俄越的抨擊，祇能自彈自唱，克良薩不贊一詞即可窺知^③。誠然，鄧在曼谷記者招待會上曾經重申：北平仍不割斷與泰共關係，以免它倒向蘇俄；而泰國當軸亦因泰共親俄派所掀起的學潮，比親北平的泰共武裝叛亂威脅尤大，對鄧的話並不介意。但馬來西亞則由於泰馬邊區的泰共馬共，早已合流，所以對鄧表明的仍然支援泰共叛亂如故，則立即觸發了對北平的舊恨新讎，以致在鄧尚未踏入大馬之前，便已使吉隆坡朝野都有惱怒情緒。

胡仙翁對鄧的歡迎詞中，首先指出：大馬斷不會放棄與所有列強保持等距離關係的政策，這對鄧此行的首要任務——爭取受訪國家加入其反霸陣線，等於是享以閉門羹，有此開端，雙方的閉門談判，不能有成，自可意料。其後，鄧小平公然表明：北平不放棄對馬共的支援，乃爲正當行動。並指責范文同訪問時所作的承諾，祇是信口雌黃。關於華僑問題，他復向胡氏指出：北平雖不承認雙重國籍，惟對華僑包括被視爲無國籍的華人，如果遭受到僑居國的歧視壓迫，必然予以保護支持，且稱馬來西亞華僑都認爲受到了不平等待遇。由此即不難窺見鄧與胡仙翁的密談未能如願，故有此種咄咄逼人的言詞。

註③ 「鄧小平訪問「東協」三國的評價」，本刊，十八卷、三期、一九七八、十二、十、拙著。

以華人居民爲主體的新加坡，中共一向視爲屬土屬民，所以李光耀在鄧到訪時，一開頭，便向他指明：新加坡的炎黃子孫，是華人，而不是華僑，這些生於斯，長於斯的華人，都充份了解地緣政治，深知他們的未來，繫於新加坡在東南亞的前途，而不繫於中共能否躋身於工業國家的遠景；他們無法爲中共犧牲國家利益；也不期望中共爲新加坡犧牲其利益，接着，李氏又表明雙方必須先將關係劃清，然後才能在談判交往中，使彼此都可獲益。李、鄧的會談，都有新方各族的閣員幕僚在座，並無兩人的閉門對話，更表示了會談毫無秘密，也顯示鄧的訪新，除增進貿易而外，其預定進行的統戰，乃係拖槍而回^⑭。

六、「亞西安」自助人助

東南亞一年來的局勢，除由越棉共之戰，導致中越共公開交惡，寮國迅即捲入，並由蘇俄袒護河內，而形成與中棉共對立日益尖銳之外，復因此兩大共產陣營向此一地區自由國家所進行角逐，而益趨錯綜複雜。雖然「東協」成員國都一致堅持中立立場，但各國共黨的顛覆叛亂都已大爲降低。距離印支最近的泰國，學潮既已平靜無波，而泰東北與泰北的共黨武裝叛徒，又多紛紛投降。在泰馬邊區的共黨巢穴，經過泰馬兩國軍警加強聯合進剿後，已向山區步步退縮，其所支持的馬裔泰人分離運動，亦並未興起波瀾。非共新人民軍的集體投降，每批已達到千人，被共黨所滲透利用的非回叛亂，一年來亦已降低。

上年是印尼和大馬的大選之年。反對蘇哈托競選連任總統的政變陰謀與學潮，自前年即已開始。當時華國鋒公然接見印共代表團，並表示北平對它加強支援，即顯示印尼的左派顛覆暴亂，乃由中共指使印共潛伏份子所造成，以致對上年的選舉總統，一般都擔心會掀起反政府的狂瀾。至於多元民族的馬來西亞，其第三屆大選所引起的華巫兩族流血衝突，使馬人都記憶猶新，談虎色變，上年的大選，由於執政黨的臨陣分裂，及華人反對黨活動的加強，顯示馬共又在製造大選暴亂，無怪吉隆坡朝野都在爲此而憂心忡忡。不料兩國大選都能平安度過，且一向赤色學潮泛濫的泰國，在軍政府統治之下，更是平靜無波。

綜觀東協五國一年來的國家與區域安全，其穩定幾爲二十年來所僅見，更與一九七五年印支三邦變色所造成的赤浪橫流情況，迥然不同。此中因素：一方面是共產集團在公開分裂後，自相殘殺，爲了換取自由鄰邦不致支援其內部的叛亂，及爭取各國政府站在自己的一邊，遂不得不降低對其造反夥伴的支援；另一方面，則須歸功於「亞西安」成員國對安全的密切合作——諸如聯防剿共，保安合作、雙邊和多邊聯合巡邏緝私，切斷了共黨國外的補給支援路線，並使顛覆份子一經發現，即無法再以鄰國爲庇護所。更重要的，是各國人民，面對着在赤色政權殘暴統治下的印支三邦難民，並由他們所描述的人間地獄慘狀，使大家都已了然於共黨所標榜的天堂全是誑言，爲了保衛自由，遂不得不擁護反共的政府^⑮。

註⑭ 同註⑬。

註⑮ 新加坡「南洋商報」，引述李光耀向美國記者剖析「亞西安」當前情勢，一九七八、五、五、一版。

「東協」領袖都沒有浪費此一安定的時機。在上年一年，各國除已獲得日、澳、紐的經技合作，已取得大量的投資與經援而外，並和華府開始部長級的對話，及與歐洲共市國家有了合作的開端，使歐美資金與技術都源源而來。此不僅如李光耀所指出的：今後「東協」所爭的，為自由先進國家，不再沉醉於開拓鐵幕國家的市場。同時大批外資與技術的注入，以及由經濟繁榮所開拓的青年就業光明前途，也是各國安內禦外的基石。至於在朝向五國經濟共同體目標的進展方面，各國特惠關稅的貨品，已由十二月在吉隆坡召開的五國經長會議決定，增加五百種，連前此已經減稅的，合計有一千三百二十六種^⑥，此即可以說明「亞西安」拆除關稅壁壘的理想，並非不可達成。

至於東南亞另一非共國家緬甸，上年初鄧小平前往訪問時，雖曾聲明，仍須繼續支援緬共，但回顧一年來的緬共叛亂，幾乎近於匿跡銷聲，顯然是出於北平爲了爭取仰光不致倒向蘇俄，遂不得不勒令由其一手培養而成的緬共暫停武鬥。同時尼溫政府在對外關係上，也已與美國解凍，開始接受了五千萬美元的華府經援，並在掃毒方面，更加强了與美方的合作，這也是緬甸走向自由的轉機^⑦。

七、展 望

綜觀一九七八年的東南亞，自越棉邊境戰爭的公開而擴大爲此一區域的共產陣營的衝突後，即成爲此種變局的中心。在鐵幕之內，中越共先有護僑的軒然大波，繼之以雙方邊境不斷武裝衝突，加上河內不惜更加倒向莫斯科，由加入東歐「經助會」，再訂立「俄越友好條約」，使金蘭灣成爲蘇俄海軍基地已不可避免。在鐵幕之外，首先是北平促使棉泰邊境的長期衝突以玉帛化干戈，而在越俄卵翼下的永珍政府，亦搶先與曼谷結束邊境糾紛，以致面對印支赤浪衝擊首當其衝的泰國，在上一年一年以來，反而形成一片安定和平。

范文同和費留賓搶在鄧小平之前訪問「東協」國家，無不使出其籠絡此一區域組織及其成員的混身解數，以致鄧的繼後泰馬新三國之行，更加無法達成其反霸的統戰任務；不過對拉攏曼谷協助棉共抵禦越共的侵略，則有了某種成就，也並非空手而回。「東協」國家由於堅持中立，及其斷不介入共產集團紛爭的立場，並乘鐵幕之內忙於閱牆之鬪，加緊自身經技團結合作，對外取得自由工業先進國家的支援，對內聯合剿共，使此區域的自由國家由建設繁榮而走向和平安定的大道，與鄰近印支三邦的一片殺伐聲與哀鴻遍地的情況，形成了強烈的對比。

至於今後的趨勢又將如何？越棉共之戰已勢成騎虎，而幕後指使雙方的兩霸，亦勢必更加公開支援，河內將以高棉傀儡的名

註⑥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八、十二、十五、一版。

註⑦ 「美緬關係開始解凍」，「美聯社」仰光航訊，一九七八、十一、廿九。

義奪取金邊政權，中共如果從北面進軍越北，蘇俄即將向大陸北部進軍，這在「俄越友好條約」第五條中，已表現得非常顯明。所以中共在波特政權一旦放棄金邊後，便唯有加緊支持其殘餘部隊進行游擊戰爭，泰國亦將成爲北平對棉共補給的通道，屆時「東協」仍或難免捲入共產集團紛爭的漩渦中。

上年十二月，越共自寮南進兵棉邊而威脅泰境，同時寮共又向泰軍挑釁將泰國巡邏艇擊沉，顯然是爲了切斷泰棉的通路，及對曼谷給予警告，此外泰共親俄派一向以學府爲窠巢，以往的學潮暴亂，都是由其一手造成。今年四月泰國將重開大選，如果曼谷繼續協助北平援棉，往日澎湃的學潮，勢必隨民主運動而捲土重來，此種情勢又安能不波及「東協」其他國家？新加坡李光耀總理於鄧小平三國之行離去後，立即訪問曼谷與克良薩密談，其或在勸促泰國當軸懸崖勒馬，堅守「東協」等距離關係的立場，俾使此一自由國家在上年所獲致的安定和平，得以確保。

一年來南亞情勢的回顧與前瞻

沈鈞傳

人民黨內鬪使印度政局惡化

印度總理德賽所領導的人民黨內鬪，自一九七七年三月廿六日宣誓就職以來，印度人民雖然獲得了較多的人權保障和個人自由，但是二十幾個月來，許多人由於德賽政權的無甚作爲而感到失望，其主要的原因是組成人民黨的五個小黨未能團結一致，再加上各小黨的領導人因奪權而內訌，致使甘地夫人得以重返政治舞台、無形中更增加了人民黨分裂的危機，人民黨如果分裂，印度國大黨很可能東山再起，再度成爲印度政治上的主流。現就一年來印度政治上的重大變化分析如下：

一、印度賤民受到排斥：印度教徒上層階級和賤民階級在南部和西部若干省內發生武鬪，並有洗劫住宅、放火燃燒政府官署、破壞交通等事件發生。印度賤民階級 (Untouchables) 受到歧視和迫害自有其歷史淵源，主要是因爲賤民階級大都教育水準較